

梁羽生著

8017

慧劍心魔

(一)



香港 偉青書店 出版



梁羽生

慧劍心魔



(一)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

(第一集)

第一回

花環織就憐新好
竹馬騎來憶舊情

三

第二回

鐵盾銀鈎驚惡夢
白雲蒼狗說前因

二九

第三回

焚琴煮鶴情何忍
掘寶懷珍意自傷

五九

第四回

冰雪仙姿消俠氣
風雷手筆寫雄圖

八一



展伯承心頭卜卜地跳，這女的正是他的「齡姐」。



第一回

花環織就憐新好

竹馬騎來憶舊情

東籬隱士弔荆軻，北固高人厭薜蘿。

緇塵京國淚痕多。

何用參禪堅定力，但憑慧劍逐心魔。

驀然回首見梨渦。

——調寄浣溪沙

天高雲淡，駿馬嘶風。一個晴朗的秋日，伏牛山下，出現了一人一騎，僕僕風塵，匆匆趕路。

伏牛山脈像一條蜿蜒數百里的長蛇，在中州（今河南省）黃土平原上，自西向東，逶迤而來，而這一人一騎，則是自東向西，疾馳而去。

這人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人正英年，馬是駿馬，天是晴天，但可惜他的心情却是落寞之極。眉宇之間隱有重憂，掩蓋了他本來的英氣，和這晴朗的天氣也極不諧和。

伏牛山千峯萬壑，在山下遠遠的望上去只見霧氣迷漫，但在這少年的心中，却似看

見了萬馬千軍，在山谷之中驟馳。

五年之前，在這伏牛山上，曾有天下英豪聚會，推舉了鐵摩勒做綠林盟主。當年這少年還是個無知的童子，但也曾隨父母參與了這次盛會。五年的時間，不算太長，也不算太短，但對伏牛山與這少年來說，已是經歷了太多的變化。伏牛山上的英雄早已風流雲散，而這少年亦已是父母雙亡了！

這少年幾次想撥轉馬頭，上山探望，但終於還是欲行又止。他翹首雲山，心中嘆氣，暗自想道：「鐵叔叔不知是否還在山上？那次大會之後，驚動朝廷，曾派了中州、平盧兩節度使的兵馬圍襲，聽說各路英豪都已分散了。但這山上本來還有個山寨，根基鞏固，官軍退後，他們不會回來嗎？嗯，鐵叔叔對我極好，我路過此山，理應去探聽他的消息，唉，可是，可是——」他驀地想起母親臨終的吩咐：「我不准你爲我報仇，你對別人，只能說我是病死的。鐵摩勒是綠林盟主，是我和你爹爹最好的朋友，但這件事情，你可千萬別想去倚仗他！我要你遵守我的吩咐，對他也不例外！你最好過了幾年，再去見他。」

那少年想至此處，眼淚潸然而下，心中則是大惑不解。他母親叮囑了他之後，已是一眠不醒，他根本就來不及問這原因。可即使管他心中疑惑，他母親臨死的叮囑，他又

豈敢不從？一唉，即使鐵叔叔是在山上，我既不想向他說謊，那也就無謂去見他了。」

這少年正自心煩意亂，忽聽得馬鈴聲响，對面也有兩騎馬跑來，騎者乃是一男一女，男的大約和他差不多年紀，也是十六、七歲模樣；女的更是年輕，看來只有十四五歲，稚氣未消，梳着兩條辮子，結上紅繩，馬跑得快，她那兩條辮子隨風搖擺，晃呀晃的，也似流星般飛快，十分有趣，把這小姑娘也看得更為俏麗婀娜。

這少年呆了一呆，一雙眼睛跟着這個小姑娘，看得出了神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兩匹坐騎已是從他身旁馳過。那小姑娘發現了他的神態，似乎很不高興，撇起小咀，向他白了一眼。

這少年瞿然一省，那兩騎馬已過去了十數丈之遙，隱隱聽得那小姑娘道：「哥哥，你的脾氣倒好。哼，要是碰上了我的師傅，不把他的眼珠剜掉才怪！」做哥哥的道：「你師傅脾氣也並不壞呀。」那小姑娘道：「不壞，你知道她少年時候的故事麼？」兩兄妹剛說到這裏，只聽得蹄聲得得，却原來是這少年撥轉馬頭，又向着他們追來了。

那小姑娘柳眉一蹙，驀地勒住坐騎，喝道：「你這人是幹什麼的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，我……哦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我只是趕路的。」那小姑娘道：「趕路的？哼，那你為什麼又跑回來？」那少年道：「這個，這個，我，我是……」不知他是被這小姑

娘的着氣嚇着了還尋別有心事，期期艾艾，竟是好半天說不出一個道理。少女的哥哥也覺得這少年行動荒唐，前言不對後語。

那小姑娘冷笑道：「趕路的？你分明是想跟蹤我們，一定是個壞人！你當我們是好欺負的麼？快滾！」

這少年也有點着惱，說道：「這條路又不是你的，我喜歡回來便回來，難道一定要告許你什麼原因麼？」心裏想道：「這小姑娘怎的這樣兇？只怕我當真是認錯人了。」話猶未了，那小姑娘驀地把手一揚，一口光閃閃的匕首已是向他飛來，喝道：「我叫你滾，你就要滾！」

這少年一個蹬裏轆身，刷的一鞭便捲過去，只聽得「嚓」的一聲，匕首擦着馬鞍飛過，立即給這少年的馬鞭打落。但這少年看了飛刀的來勢，也已知道那小姑娘不在傷人，而在嚇他。

那小姑娘十分好勝，飛刀給他打落，更是生氣，怒道：「好呀，我就與你較量，較量！」一揚手，這次是三柄匕首同時發出，既要傷人又要傷馬了！

這少年不怕飛刀，却怕傷了坐騎，小姑娘的飛刀來得快，他的反應也是靈敏之極，那一邊飛刀出手，這一邊身子離鞍，只聽得一片斷金戛玉之聲，飛刀尚在半空，這少年

已跳起來，擋在前頭把飛刀打落了！他縱身躍起，拔劍削刀，翻身落地，幾個動作一氣呵成，那小姑娘的哥哥也不禁讚了一個「好」字。

那小姑娘跳下馬來，冷笑說道：「你要在我面前炫耀劍法？好，我就與你比比劍法！」少年心裏想道：「你用飛刀打來，我豈能不拔劍抵禦？怎說得上是炫耀了？」可是那小姑娘明晃晃的劍鋒已刺了到來，根本就不容他爭辯。

這少年受了委屈，也不禁有點生氣，心道：「看你是個黃毛丫頭，我不能與你一般見識。但你意態大驕，却也不能不讓你知道一點厲害。」當下橫劍一封，力透劍尖，意欲將那小姑娘的兵刃削斷。

豈知那小姑娘的劍法奇詭絕倫，她本來是平胸刺來的，劍到中途，突然一變，倏的就從這少年意料不到的方位，指向他的「空門」。少年吃了一驚，百忙中一個「盤龍繞步」，長劍圈了一道圓弧，護着空門，這才解了小姑娘的那一招。

那小姑娘懂得理不饒人，攻勢一發，登時有如抽絲剝繭，連綿不斷。劍法是陰柔一路，但柔中帶剛，虛虛實實，份外難防。少年倒抽了一口冷氣，這才知道那小姑娘的厲害，心道：「我只道以我家傳的武功，已足以與江湖高手角逐，那知一個小姑娘也這麼厲害！噫，我若連一個小姑娘也打不過，還說什麼闖蕩江湖？」到了此時，他那裏還

敢有絲毫輕敵之心，只好打起精神，把那小姑娘當作平等的對手看待，認真對付了。

饒是如此，他也是只有招架之功。論功力他是比那小姑娘高強，但那小姑娘的劍招完全不依常軌，瞬息百變。那些招數，這少年連見也沒見過，對方又是比他年小的女孩子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，因此，就難免有點心慌。

激戰中，那小姑娘喝聲：「撒劍！」指東打西，唰的一劍刺他手腕，少年一甩手腕，「嗤」的一聲，衣袖削去了一截，但總算他還躲閃得快，劍並沒有脫手。

少年吃了大虧，滿面通紅，驀地也喝聲：「撒劍！」身形倏起，儼如巨鷹撲兔，向那小姑娘凌空抓下。小姑娘也未曾見過如此厲害的掌法，大吃一驚，陡然間，只覺手腕一麻，青鋼劍已給那少年打落。

那少女的哥哥叫道：「手下留情！」身形一起，捷如飛鳥，「砰」的與那少年對了一掌，那少年接連退了四五步才站立得穩。那少女的哥哥却只是退了三步。

少年大吃一驚，不但是因爲這少女的哥哥武功比他高強，而且因爲對方那雄渾的掌力似是他從前見過的一種功夫，一驚之下，失聲叫道：「你，你是——」

那少女的哥哥已搶先說道：「你可是展大哥？小弟鐵錚。」

那少年又驚又喜，連忙說道：「我正是展伯承。這位想必是令妹鐵凝了？哎呀，我

冒犯了你們兄妹，真是不好意思！」

原來鐵錚、鐵凝正是鐵摩勒的子女。展伯承的父親是展元修，母親是王燕羽，他的父母和鐵摩勒是最要好的朋友。展伯承十二歲那年，隨父母第一次來到伏牛山謁見鐵摩勒，恰巧碰上綠林大會，鐵摩勒就是在那次綠林大會中被推爲盟主的。

展伯承第二次上伏牛山，是隨父母來喝段克邪的喜酒，先後兩次，他在山寨住了相近一個月的時間，與鐵錚兄妹作伴，每日練習武功。段克邪的婚事過後，鐵摩勒要他的一子一女，各自拜段克邪的師兄空空兒、師嫂辛芷姑爲師，空空兒夫婦帶了徒弟雲遊四海，自此之後，他們就再沒有見過面。

鐵錚比展伯承小一歲，今年十六；鐵凝則比他小三歲，今年只有十四。一別五年，當年的小孩子都長大了。少年時期，發育得快，身材體態和五年前差異極大，尤其鐵凝，五年前是個蹦蹦跳跳的小女孩，比展伯承矮一個頭有多，如今已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小姑娘，比展伯承也矮不了多少了。所以展伯承剛才與他們相遇，雖然覺得似曾相識，却是不敢相認。

不遇，他們當年曾一同練過武功，到了展伯承用家傳的「五禽掌」法奪鐵凝寶劍的時候，鐵錚就知道是他了。鐵錚也就用出當年與他練過的鐵家「飛龍掌」與他對了一

掌。但鐵凝與他交手的時候，用的却是辛芷姑所授的劍法，那是展伯承所未見過的。

青梅竹馬的朋友意外相逢，大家都是十分歡喜。鐵凝頗有父風，是一個豪爽的小姑娘，聽了展伯承的話，便笑起來道：「這不怪你，你想必已有幾分懷疑是我，想認又不敢認，這才跟上來的。我才真是不好意思呢，我以為你是個輕薄少年，盯我的梢的。嘿，哈哈，你不怪我麼？」

鐵凝的年紀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還不怎麼懂得害羞。她的師傅辛芷姑本是個落拓不羈的女子，她跟了師傅五年，頗受影響，心直口快，一口把展伯承的心思道破，倒把展伯承羞得個滿面通紅。

鐵錚帶笑斥道：「女孩兒家，怎的這麼口沒遮攔？」鐵凝道：「展家哥哥又不是外人，怕什麼？」

鐵錚道：「雖然不是外人，你也要懂得一點禮數才對。」鐵凝裝模作樣，對展伯承敘祇一禮，說道：「請問展哥哥是不是正在回家？我的爹爹可在山上麼？」鐵錚忍俊不禁，說道：「淘氣的小丫頭，我叫你有禮貌，却也不必這樣做作。展大哥當然早回家的，還用問麼？咱們正好可以一同回去。嗯，五年不見，你的武功一定大大增進了？這次你無論如何要在山寨多留幾天，咱們也好切磋切磋。」

原來在五年之前，展家是在伏牛山的前山居住的，不過伏牛山綿延數百里，從前山到鐵摩勒的山寨，也還有兩三天路程。鐵摩勒本來在金鷄嶺，後來才搬到伏牛山的，一年之後，展家却又搬走了。所以展伯承不過到過山寨兩次。

展伯承黯然說道：「我的家已經沒有了，我們也早已離開了伏牛山。這次我是去投奔一位世叔祖的，請恕我不能陪你們上山了。」

鐵凝叫道：「什麼，你們早已搬走了？我聽媽說，你的爹娘和我的爹爹最是要好，我以為你們會留在山寨，幫忙我爹爹的。為什麼搬走呢？這，這——」她本想說：「這不是不夠義氣嗎？」但想到不能對長輩無禮，話到口邊，吞了回去。

展伯承搖了搖頭，嘆口氣道：「我不知道。唉，要是我們不搬，靠近山寨，也，也不至於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也突然想到母親臨終的吩咐，不願把家中遭遇的橫禍說出來，話語也就突然中斷了。

這幾個大孩子都不知道，展伯承的母親王燕羽，少年時候，曾與鐵摩勒有過一段情孽牽連，後來彼此結了婚，雖說鐵摩勒、展元修都是胸襟磊落，但王燕羽却總不能不有點芥蒂於懷，也總有點提防丈夫多心，因此待過了綠林大會，又喝了段克邪的喜酒之後，她就堅持要搬離伏牛山了。

鐵錚比較細心，聽得展伯承話中有話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展大哥，你說什麼，你的家怎麼沒有了？」展伯承道：「我的爹娘都已死了，只留下我一個人，還成什麼家？」說了這幾句話，眼淚奪眶而出。

鐵錚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什麼？伯父伯母全都死了！怎麼死的？」鐵錚也道：「你我的爹娘都是上下年紀，不過四十來歲。伯父伯母的身體不也是一向很好的嗎？怎的一下子就死了？」

展伯承忍着心中絞痛，說道：「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人有旦夕之禍福。我爹娘患了急症，一晚之間，便雙雙去了！」

鐵錚道：「大哥，你剛才說，如果你們一直是留在山寨，你也許不至於父母雙亡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這麼說，伯父伯母之死，是不是，是不是其中……」他年紀較大，比較會用思想，想到剛才展伯承衝口而出的那一句話，不覺起了一點疑心。

展伯承強抑悲痛，說道：「其中並無隱情，只是如果我們仍在山寨，有杜公公同在一起，我爹娘患了急症，有他醫治，未必便死得了。可憐我們住在窮村僻壤，有事之時，連一個草頭醫生都找不到。」展伯承所說的「杜公公」乃是「金劍青囊」杜伯英，此人見段克邪父親段莊璋生前的好友，比鐵摩勒長一輩，在劍術和醫術上都有精湛造

詣，一向輔助鐵摩勒料理綠林之事。展伯承記着母親臨終的吩咐，不願對鐵家兄妹說出他父母被害的真相，想起此人，遂臨時找來了這個藉口。但他說的當時無人相助，也是實情。不過他口中說的是一「醫生」，用來掩飾罷了。他說到傷心之處，不覺又流下眼淚。

鐵錚道：「展大哥不用悲傷，你沒了家，就到山寨來吧。你我兩家乃是至交，我們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了。」鐵錚也道：「是呀，你的爹爹和我的爹爹是最要好的朋友。你我也是如同兄弟一般，你不要到別處了，就和我們同住吧。」

展伯承道：「多謝你們兄妹倆的好意。但我父母臨終遺言，要我投奔一位世叔祖。我先到那兒住些時候，以後再來探訪你們。」

鐵錚道：「你這位世叔祖是——」展伯承道：「就是那位以前和我們在前山同住的褚公公。」鐵錚道：「哦，原來是褚遠、褚老前輩。他也搬了家嗎？」展伯承道：「他本來不是住在伏牛山的，因為那次綠林大會在此招開，他是綠林的老前輩，故而在大會之前半年，就上山來住，協助你的爹爹。會散之後，他又搬回故里了。他住在山東靠近盤龍谷的一個山村，離此還有一千多里呢。我就是要到他那兒去的。」

鐵錚納罕道：「怎的你爹娘要你投奔他？你們和他的交情勝過我的爹爹嗎？」